


说理时，涉及动物，总的比较客观。但从古人的诗句中，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，一是飞禽多，写其他的也有，如“两岸猿声啼不住”、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等。二是触景生情多，如“翠掩重门燕子闲”，传递出闺中思妇的孤寂之感；又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透出世事无常、繁华不再的伤感；“纱帽闲眠对水鸥”，是傲吏蔑视功名利禄，把乌纱帽搁置一旁，悠闲地对着水鸟闭目养神。作者是不是真这么想的，我也无从去问。

人类应学习动物的某些优点，而不该因为自身弱点和劣性给动物强加莫须有的恶名。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，可以征求动物们的意见，但需懂它们的肢体语言。

法国文学家洛蒂在《溺水的猫》中写道：“我们的福音书给了我们美妙的、关于慈善的教诲，但它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缺漏，它根本没有提到对动物的恻隐之心，而婆罗门教、佛教和伊斯兰教都以难以忘怀的语言教导我们要怜悯动物。”我虽然为它们讲了几句话，但比洛蒂晚了一个多世纪，也不一定说到点子上。但我保证，今后对它们活着的同类，或对木雕、石刻、绘画、烧瓷等模型，会尊重善待。人类从动物的身上有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对我们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似应有所启迪。这也许是动物们对我们的一点儿小小要求吧！

我的眼睛再一次注视着木架上的动物模型，似乎答应了它们的要求。 

(2009年3月)

从小生活在清华园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见识了上世纪50~80年代清华风物，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。星星点点的故事催人奋进，偶尔拿出来和身边朋友分享，都爱听。何不扩大范围，介绍给关心清华的人们呢？清华传统、清华精神到底是什么，大家都在研究探讨，我也加入进来，鸣一鸣吧。抛砖引玉，希望引起读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关心。这一系列小文章，就拟名为“大家小絮”，讲讲清华大家的小花絮。

说起新中国的科学外交，离不开周培源的贡献。张维从1950年代后半期就协助周老做这方面的工作，长达近40年，这跟他能熟练掌握英德两门外语，有很大关系。

张维在师大附小、师大附中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，交大全英文教学，后又考上1937年中庚款，去帝国理工学院一年念完了硕士，英文应该说是过关了。

当他去德国探望未婚妻陆士嘉时，在柏林遇到了好的教授和新的研究方向，就向中国驻德使馆询问，作为庚款生，是否可能转到德国来继续学业。使馆工作人员查明张维确是英

大家小絮 问路

张克澄



庚款生，二话没说就帮他办了手续，从英庚款转为德庚款。于是他就留在德国读完了博士又工作了几年直到二战结束回国。其它的事就是写信给英国导师说明情况，写信给留在伦敦的卢嘉锡请他帮忙把东西寄到柏林，等等。这种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，在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 1930年代，却只用了几十分钟，几张邮票就办了。

人留在德国了，头等大事就是语言问题，找老师练德文自然不在话下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如何能尽快熟练掌握，就看自己的招数了。

张维上街买了张柏林地图，先在图上找到自己的住处，然后把住处附近的几条街道，街名和相互关系查得清清楚楚记在脑子里，就开始上街进行自己的德语练习了。他见人就问A街怎么走。问完了张三问李四问完了 A街问 B街，同样的

地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，一个句型跟男女老少反复练，问路问时间问天气……只要敢张嘴，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是老师。碰上热心人，还会纠正他的发音、句型什么的。

能张口了，回到家，只要房东老太太闲着，张维就跟她练。厨房里的东西，见什么问什么，叫不出名的就连指带比划。一回生二回熟，吃喝拉撒这点东西，慢慢难不住他了。

专业名词呢？逛旧书店。有不会的问店员，大多有问必答，渐渐也能问到点子上了。

张维从小一直是班上年龄最小功课最好的学生，16岁就考上当时国内最好的交通大学的张维，勤奋自不在话下。德语的听和说上了路，读写再加把劲，他的德文一年之内就从白丁进步到基本可以和教授口头简单交流，读写大体无障碍的程度了。

多年后，陪同周培源和洋人打交道时，每当洋人惊讶于张维的德文程度，周老总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助手：“Dr. Zhang 的德文比德国人还好！”虽是戏言，却多少反映了张维的德文水平。

1950年代学习苏联，时为清华最年轻教授的张维恶补俄文，很快达到能读写的程度，有力配合了苏联专家的工作。

1970年代初，张维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首任中国委员，常要去巴黎开会。法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，他感到不会法语工作上有许多不便，就下决心学习法语。这时他已年过花甲，身份也不同，自然无法再拿份地图上街去练习。张维自己制作了好多单词卡片，20个一扎用橡皮筋捆起来放在兜里，见缝插针学习。一段时间后，基本上能自己用法语解决简单的衣食住行问题，不用翻译老跟着了。✎